



南海縣志卷十四

列傳

招敬常

徐台英

梁紹獻

黃其表

洗沂

方鉉

朱程萬

朱士琦

潘進

劉時脩

康熊飛

梁起鵬

崔贊

陳書

陳佐光

林彭年

陳維新

伍崇曜



南海縣志卷十四

列傳

招敬常原名鏡琴字心臺溶洲堡人道光乙未科鄉試舉人戊戌成進士授陝西興平知縣到任卽葺學舍增膏火核土糧除官價並拏獲鄰犯名大起丁外艱服闋赴京授北城兵馬司正指揮是缺專司相驗稍出入輒獲譴甲科視爲畏途不屑就敬常曰吾知隨在盡職不能爲已擇官卽赴任故事坊官託言生辰科斂鋪店敬常惡其失體首革之有民人傳大被胡八王五趙慶打死獲犯送部屍格未填綑縛痕遭部詰敬常曰謀毆入緩決綑打威逼入情實出入相懸安可苟親提訊始知三人毆一人毆後怕其來追乃縛之非縛而後打也遂入緩決俄有關外人王得亮醉酒墮地碰鎌盆邊流

血身死子王六稟官請驗敬常馳至相驗謂傷口入深有力必非自碰然妻王梁氏子王成王六女董王氏眾口一詞餘無鄰右可證諭令棺斂勿釘俟覆訊乃稟御史委五城坊官并奏派刑部司員挾仵人再三細驗終無實據只得押家人在部研鞫仍不得疑賣案將以碰傷結矣而敬常以無碰傷實證爲詞且初訊時梁氏母子垂首無一言惟女董王氏口如懸河似宿構又目睛閃爍有驚懼狀無悲哀容其間必有不實不盡案停未斷者久司員提犯再詰問王六妻何在曰未娶王成妻何在曰已死墳墓何在各犯俱支吾不能對嚴刑訊始吐實曰成妻未死居兄張某家捕張至始知王六犯盜女王氏犯奸得亮罵其妻失教訓女從旁與角口得亮益忿欲逐之女拾地上破柄鎚擊之中右額卽死梁氏謂夫死

家中無外人見證故遣其媳歸家託言死以滅口因捏情報  
官者也乃論如法刑部尙書李振祐謂人曰此案非坊官善  
疑司員雖淑問如皋陶無從看出破綻不幾造一沈命法哉  
保薦以同知升用分發廣西然是時艇匪股匪教匪四處蠢  
動敬常雖乍離輦轂效力外臺而積苦兵閒自茲始矣到  
省大吏倚仗之派諫局充房考勘河工日無甯軌廿九年湖  
南逆匪李沅發竄西境據龍勝州界之平鄧撫軍檄署龍勝  
通判命偕義甯協瑪隆阿合剿瑪先進入伏軍敗沒後至者  
驚欲引退敬常曰賊得志氣張甚我退賊乘之無子遺矣依  
山結營移時賊來挑戰兵屹不動賊不測虛實乃去敬常曰  
賊求戰不得其退非畏我欲間道截我耳乘夜拔營回龍勝  
賊計紺轉走沙宜欲襲懷遠縣告急乃分兵守牙砦思瀧備

抄後自以精兵迎擊連勝之三十年昭賀間葉天娘樹旗由梧州抵桂林勾通土客匪到處屯結東餉協濟者道府江幾被刦臬司勞崇光知敬常材調署昭平時官兵未至賀勇追賊敗於天門山亡文武數員縣屬砂子街曰告急敬常曰吾非親行無以堅眾志卒親丁數十赴砂子賊知兵單夜來撲幸附近鄉屯救至僅得免乃移屯大平砦洎大兵雲集札營未堅賊來突之兵盡潰獨敬常所統豫設備排火器自環得不敗然是時已行堅壁清野法鄉人戰不足守有餘賊出掠無門日飢困遂他竄官兵尾追至賀縣大灣前阻猺山進退無路料賊必翻山至砂子飛檄黃堯樟木林各處兜截皆大勝生擒葉天娘首從二百餘名賊燄以息是役也雖民屯之功然非敬常熟形勢知賊情不能一網打盡如此咸豐元年

東匪曾亞淵由廣甯至懷集屯洽水墟大吏憂之調敬常署  
賀縣至則連敗賊於白鳩口天堂嶺賊走都江據山險命陳  
守備駐大凝防堵自入山搜賊賊驚散由川洞渡河走大凝  
兵尾追與防兵夾擊之賊大敗走羅家山爲鄉屯截殺擒數  
百人亞淵不能支折回廣東旋授首賀境獲安奉 旨賞戴  
花翎紀大功一次補慶遠同知署柳州知府仍留辦縣事髮  
逆攻省垣不下遂陷全州走湖南江華道州皆殘破賀地與  
連接益戒嚴兵勇往來者絡繹不絕敬常辦夫船軍械甚迅  
速散勇需索剽掠者率勁兵驅之故不乏軍興縣境得以無  
擾無何縣民鍾乃康起旗江華思歸家自據鄉土率眾由連  
山至突來攻城城不下由永慶墟走姑婆山兵敗糧單復回  
江華爲楚兵堵截因折回縣之鷺山兵圍而殲之賊又敗走

鵝公界再走榕木墟兵追及擒鍾乃康餘黨數千人殺殆盡  
奏入 加知府銜署平樂府事昭賀甯謐惟修仁荔浦土匪  
勾永福象州賊駱四黃標等來往行劫接篆後率兵勇屯修  
仁之石牆賊萬眾屯牆外九排七排等處敬常派猶勇踞左  
嶺全勇踞右嶺別選精銳爲策應賊分三股來撲兵乘始至  
銳力摧之斬僞先鋒二首級百賊怒明日傾巢出礮雨發敬  
常諭軍士無動賊至石牆腳然後麾兵衝出餘兵張兩翼包  
之賊崩潰斬數百級賊懼退走桐木墟不敢出旋調桂林府  
知府府爲通省首領上官供帳僚采應酬辭訟委判日不暇  
給敬常本非所樂然旣受事不得已安插流民整頓屯練上  
通下濟兩月內積勞成疾以親老乞養上官力留之敬常以  
時事維艱又恥規避遂不果而歸卒軍中亦由此矣是年四

月東省有紅巾之變不數旬蔓至瀘江上下千里平郡居中羣盜十餘股據爲窩民屯爲所召官民斂錢賂賊冀苟安撫軍勞崇光謂敬常治平郡著威信遣蒞舊疆俾設法解散敬常欲請兵督勦然省垣已四面告警兵餉俱屈乃子身到任見賊好語慰之後察得賊分股多互疑貳潛使人間之隨查屯局汰老弱密偵探有恭城賊數千突至眾商於府廷擬賂賊敬常曰吾爲國守土不能殺賊敢剝民養賊耶賊至吾自禦之眾咋舌曰惟公命乃挑選練丁數百誘以賞迫以刑激以義出城數十里遇賊賊素易平樂人謂來迎我非拒我也行漸近出不意突撲之賊驚散追斬數十人竿之而返滿城歡呼寓郡賊恐土人賣已懷不自安漸散去而敬常曰賊未懲創無悔禍心難恃也十一月補思恩府知府仍留任

六年湖南賊至江華富麥營都司黃金亮與賊合陷恭城親率平樂協兵擊之兵少賊多城不拔相持兩月賊糧盡亦漸困兵攻南門賊向北門遁城遂復敬常謂賊走永明道非遙必有轉回勢故駐龍虎關壓其衝賊果以萬人攻關兵不敵棄關守昭平城復陷探得楚粵賊不和楚恃眾粵恃強曰械鬪使人說粵賊曰汝投誠可贖罪可立功兼可報怨賊首盧日新以二千人降挑五百爲功勇卒之攻恭城城立拔黃金亮走灌陽然弁兵與降賊不相能詭言降人不可信且平郡素瘠雜餉不足額降人雖有功餉不給將瓦解適潯州變逆以大股攻梧柳敬常歎曰平柳爲省門戶柳州若失平樂之勢已孤一方有變賊乘虛入此城危矣七年詣省請帑爲修城募勇計上官無以應俄而柳州陷永安一帶土匪響應黃

金亮逼興安修仁荔浦匪聞風起自陷其城敬常方赴屬鎮  
撫而平郡二塘匪又起馳回彈壓賊據柳州者分股到桂林  
一路焚劫省無兵可發郡又無款可籌欲招猺勇守城猺人  
與屯丁不相入恐生變且賊未至先調兵恐賊既來餉已竭  
只得暫飭兵屯分股防守五月賊在林桂六塘數日而至砂  
子眾數千人乃派員弁帶兵出城隨檄猺勇進城協守未至  
卽添募潮勇數百分住城垛不料員弁遇賊卽潰散故賊至  
城下而人不知急命眾紳登城紳已散去屯丁亦匿不出敬  
常怒自上南門督戰親發礮擊賊賊轉攻北門敬常馳赴北  
門當危急時有悍賊數十人由城東羅漢嶺架梯而上潮勇  
潰營兵亦潰敬常下城巷戰力竭爲賊擁去閉室中謂此好  
官不可害至夜半家人用法救出匿民家民以小船送往四

冲猺屯卽傳猺及附近紳民謂賊初據城守禦未設進兵收復宜速不宜遲連日開仗進逼至郡城對河威聲大振然失城後憂忿交迫病已沉重猶親自督戰一日忽聞扒船敗仗水勇奔回大喝札營登時暈絕俄頃而卒年五十六敬常少從鶴山名宿吳應達游詩文早負時譽居官樸誠耿介有循吏風仕途於薦主結師生官中外婁膺保奏有以拜門諷者曰屬吏與門生等耳何親疎焉其初應官也座主穆相國曰汝往陝西甚好吾有門生在彼以同門故照應不難敬常曰門生初出書房不諳吏治倘大憲常加訓飭已大幸矣不敢奢望也其自重類此子成材辛酉舉人成鴻丁卯舉人論曰余與敬常雅故見其敦篤樸誠以爲恂恂君子耳乃掇科名登仕版卒能理煩劇圖保障以廉能稱洎乎膺薦剡綰

郡符屢鎖巖疆又以知兵顯計其先後馳驅戎馬將近十年  
履險將顛瀕危復振無稍規避心蓋以身許國久矣不幸天  
未厭亂賊燄方張孤城土崩萬眾瓦解當是時生死在呼吸  
間耳竟不能引決何歟夫疆場之事至難言矣郭令潰師於  
鄴下旋建恢復之勳魯公棄郡於平原卒作忠貞之首當其  
忍辱負重舍匹夫之小諒就名世之大猷敢以不貲之軀輕  
於一擲哉然馬新息之行邊心甘馬革李臨淮之入陣脰插  
韁刀一若粉骨碎身誓不反顧者抑又何也大抵古人立心  
制行不盡同符故有奮迅而直前亦有徘徊而姑待至於事  
後成敗攸分或餽已墮而難全或牢旣穿而可補此天實爲  
之非人力矣若敬常者立志較然不欺其素豈貪生畏死人  
哉乃方收餘燼以續前愆初出一旅之師卽見大星之賓其

不克與先民比烈也若有使之者焉嗚呼是則可悲也

徐台英字明釗號佩章登雲堡河邨人道光十二年壬辰

恩科舉人辛丑會科成進士以卽用縣發湖南旋補岳州府  
華容縣知縣縣內田畝有塊圻田山田之分山田苦旱塊圻  
苦潦然瀕湖之地旱少潦多每年請緩請蠲多爲塊圻而設  
但華容陋習各田俱無底冊混名區田以千字編號一區之  
中是塊是圻漫無可考遇小水缺隄應征者請緩應緩者請  
蠲紛紛影射而戶房櫃書因緣爲奸疲頑者應征而緩愚懦  
者應緩而征自道光十二年後帶征銀欠十六萬兩漕米  
欠萬餘石官與民交受其累且田旣無底冊銀米實數官不  
能知到奏銷期由書差先行代墾官給空頭串票與之其花  
戶姓名糧石多少在書差自行填上差曰某欠糧宜拘官不

得不拘某宜押官不得不押書差墊出一萬是否收回一萬  
官不問也太阿倒持爲日已久至漕米一項書差外又有保  
戶保戶者包納者也官恐收漕期迫一時難於湊泊得保戶  
包納且陰德之其挾制小民浮收十倍於官官不問也台英  
稔知其弊到任後將縣內田詳列底冊如某塊田若干糧若干  
花戶姓名曰某住某邨分晰詳注並立碑塊土使冊不能  
私改由是某塊缺隄某塊被淹應征應緩可親自踢勘民間  
無容影射并伸明糧隨業轉之例使買賣卽時過割胥吏無  
從飛灑無需代墊亦無從倍征逮收漕之期通縣分設四局  
俾升合小戶就近輸納向來漕米一石保戶收錢五千者赴  
局納止收四千小民校前小出一千官校前多得六百官民  
俱便保戶之弊盡除且華容一縣之地塊田最多專恃隄防

爲命脈向來脩隄之費均派隄內之田至公至當日久弊生  
有挪塹田作坼田冀免出隄費者有賣田不賣稅不免因稅  
派費者有賣盡有糧之田獨耕無糧之田雖有田不出隄費  
者於是有隱畝之弊有抗費之弊一人抗則相率爲抗其爲  
值事催隄費者大抵抗費之人而縉紳巨族之抗費他不過  
而問也專向愚弱小戶告訐追呼隄費不充則築不固遇小  
水必潰潰而無力興修勢必借帑洎有借無歸定必逃亡從  
此國課隄工二者皆積重難返况一塹潰他塹亦影射爲潰  
造爲山腳湖汊之名以幸豁免其源皆由未清丈立冊故台  
英一切丈量後使隄內之田均隄內之費其太低窪者許其  
輕費不許其匿畝其人戶俱絕者歸之同姓宗祠使管其業  
承其費其彊宗巨族抗法者罪之此法行而後隄易固逋負